

7477 30

# 萬世長流



MUSICA VIVAC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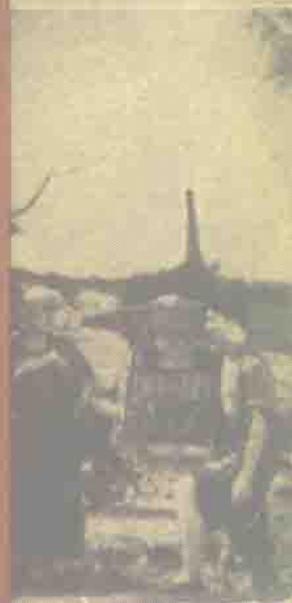
A musical score consisting of four staves of music. The top staff is for the piano, indicated by a treble clef and a bass clef. The subsequent three staves are for the voice, indicated by a soprano clef. The lyrics ar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below each vocal staff. The music is labeled "MUSICA VIVACE".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萬世長流



音楽出版社

# 钢琴独奏曲

音乐出版社

北京

My 02/10

聾耳画傳

联抗編

音乐出版社出版(北京和平門外西琉璃厂17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63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37×1092 粮 25开 2<sup>4</sup>/5印張 56圖

1958年7月北京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書号: 8026·907

印数: 0,001-3,400册 定价 0.80 元





1916年聶耳才四岁时，父亲便逝世了，母亲繼承着从事中医的职业，負担起撫育兒女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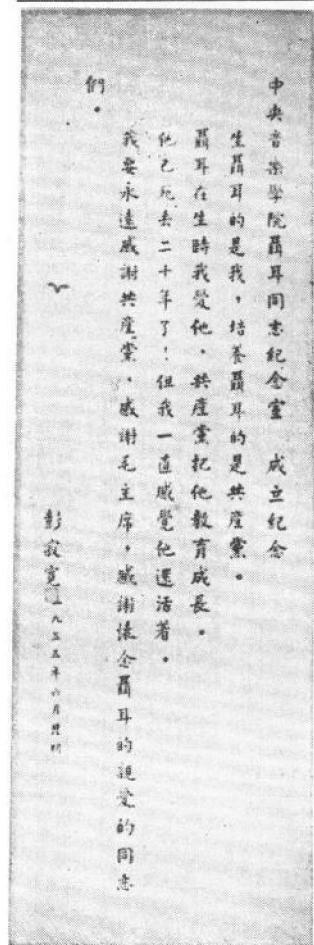
聶耳年紀最小，母亲格外疼愛他，但並沒有讓他沾上半点嬌生慣養的習氣。聶耳五岁时已由母亲教会了五六百个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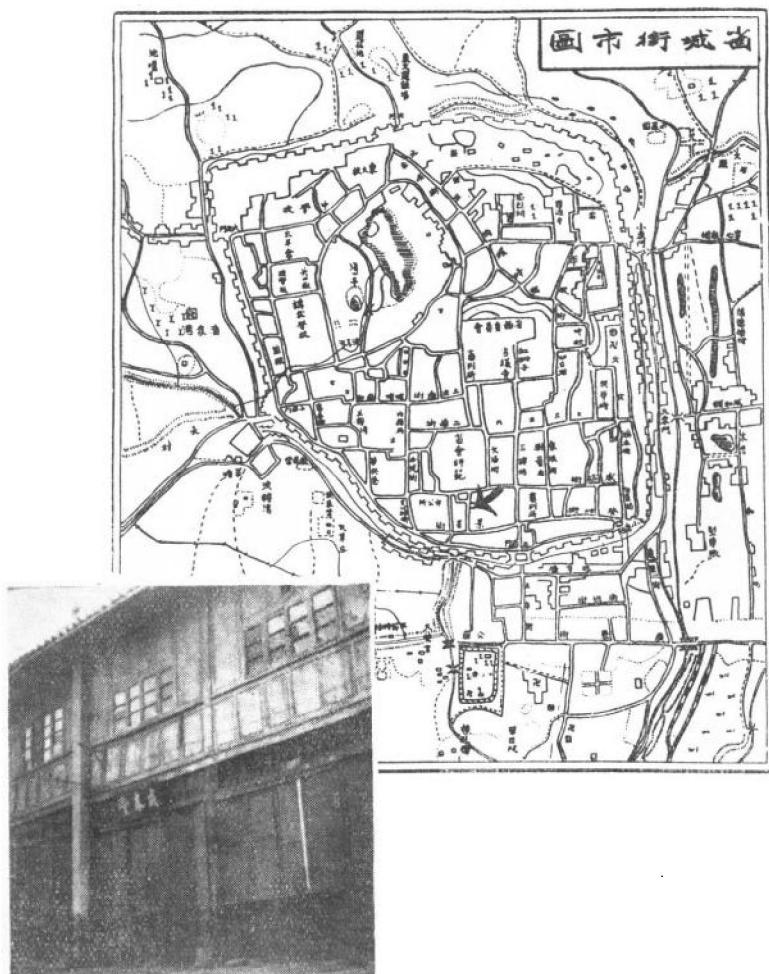
母亲总喜欢坐在床上說書給兒女听，說的尽是一些流傳在民間的木刻故事，像《柳蔭記》、《孟姜女》、《安安送米》、《鵝哥記》……尽是七言或十言韵文写成的，可說可唱，通俗易懂。

——根据聶子明、聶叙倫：《回忆我們的四弟聶耳》中的有关文字改写。

上圖聶耳母亲彭寂寬（1956年12月23日病逝于昆明）

下圖彭寂寬在1955年贈送給北京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聶耳紀念室的亲笔題詞。





1912年2月15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甬道街七十二号中  
医聶鴻儒家誕生了一个嬰兒，学名守信号子义（紫艺）就  
是后来的聶耳。

上圖為昆明市的街市圖，箭頭指處即甬道街七十二號。

下圖為甬道街七十二號的門前。



潘守信幼年时的全家合影。

(他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

左边席地坐者即潘守信。

聶守信在1921年十岁时进求实小学高小部讀書，跟一位木匠师傅学吹笛子，接着学拉二胡，彈三弦和月琴。

1924年十三岁，在高級小学畢業，各科成績都在优等。在校會被选任学生自治会会长，音乐更是全校的冠軍。

因为他有音乐的特長，所以在学生音乐团中，除担任演奏各种乐器外，还曾指揮过演奏。

下圖是聶守信畢業那一年学生音乐团的合影。前排左起第二人（手持三弦者）即聶守信。





1927年7月，十六岁的聶守信中学毕业后，由于家里无力負担他升学的費用，便考入当时云南唯一的公費学校——云南省立第一师范高級部外語組。

学校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地下組織在党的領導下进行革命活动。1928年，虽然是蒋介石叛变革命，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时期，聶守信还是勇敢地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在入团前后，他都积极参加团所組織的各种活动——讀書会，音乐、戏剧的表演，以及秘密散发傳單等。

这里的节目單，就是学校里成立了戏剧研究会以后举行游艺晚会的节目單，我們可以看到聶守信是扮演《罗蜜欧与朱丽叶》里面的女主角。



“在省师里，聶守信开始接触到小提琴和鋼琴。剛學拉提琴的時候，常喜歡到郊外風景區去練習，最愛去的是西山，那里有一個美人峰，遙對昆明，風景很美。有一次，天下大雨了，他還在別人撐着的雨傘下面，更起勁地拉提琴。直到云散雨止，才盡興而歸。”——摘引聶子明、聶叙倫：《回憶我們的四弟聶耳》。

這張圖片，可以看到這種生活的一斑。

老了昨天在翠湖和我们走迷路了，昨见杜鹃花开了。  
他还说“你问听雲南省特党務指委会在吗？”今天  
呢？

跳过今天旅行，胞裏盤旋着的：

“革命命令部”

“闻警”

“革命命令部”

“闻警”

—— ——

—— ——

—— ——

2nd May, 1930

1929年下半年，十八岁的聶守信积极地参加到对当时反动統治者的直接斗争中去了。这年7月11日昆明發生火藥庫爆炸事件，毀屋千間，死伤万人，聶守信和其他青年学生一起發起成立“七、一一”青年救濟团，主要是动员和組織灾民向当时的反动統治者要求賠償。在这个团体里他积极工作，廢寢忘食地奔走了好几天。

反动統治者对进步青年的迫害也日益瘋狂，凡是被认为有赤色嫌疑的，随时遭到秘密或公开的逮捕，捕去的人不是被杀就是坐牢。

上圖是聶守信1930年5月2日的日記，反映了前一夜宪兵逮捕同学的事件和对他心情上的影响。



1930年7月聶守信十九岁，在省师畢業。六月間，已經有人告訴他家里，由於叛徒的密告，反動派要逮捕他，在他哥哥的帮助下，逃過了這個險惡的關頭。他在家乡已不能安居，只好跟着一個商人到上海去。

這張像片大概是他在昆明的最後的留影，攝於1930年1月26日。

Nov. 11.

十四开七日真是起床很早，挂灯未烧，天将明，身上只披着工人穿的，买的，老的，新的。

上一个工廠門口，不太好；十字路口，轉起來！

卅脚，廈列，失望。十九脚，三個人，多好看呀！多好呀：咱的嘴也快了！

十二月四日，起得更早四点钟，上海的夜，整個看到  
了，燈光如比，黑色車大巡捕，老虎社，身角，兩粒香，只是一  
支手，工人，拉轎假盒，黑色的走，想起這次之後，風，雨  
穿的洋圓盤，扯小手，土紅燈，轉頭，滿滿的窗，烟筒，  
搖擺的，工廠的，汽車，洋房，別人說亂世裏，是多一個半  
個頭，看了他的臉，但是不變，這樣精神還保持

到，筆

在上海——他称之为“繁华”而“藏污納垢”的城市里，聶守信生活得極其清苦，“向着自己应做的事业去努力”。（引号內文字引自聶守信当时給他哥哥的信件）

很快的他又投身于上海的激烈的革命斗争里，在十月以后，他时常参加反帝大同盟發动的一些群众性的示威行动，正式参加了虹口区的反帝組織。

这里是他在1930年11月底12月初的日記片斷，写着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所組織的群众抗日示威游行的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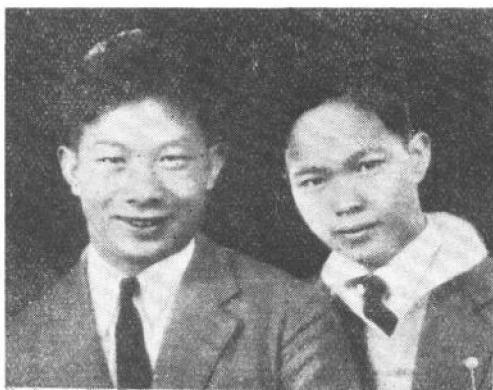
1931年聶守信二十岁，三月間他所在的商号倒闭，曾靠典當維持了几天生活。4月22日考入明月歌舞社拉小提琴。

因为他姓聶，听覺又很灵敏，社里有些人叫他“耳朵先生”，他也就把名字改为聶耳。从此，聶守信和聶子义、聶紫艺的名字就不再使用了。

在社里，他勤奋地練習小提琴，每天要拉六小时以上，日記上常常出現“一天的小提琴生活”这样的字句。

这里是聶耳在練琴的情景。这是夜晚，在屋頂的平台上。

蟠耳的小提琴是跟歌舞社的首席提琴王人  
艺一道拉的，王人艺的演奏技术及經驗，对蟠  
耳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在日記里蟠耳累次地称  
他为“小老师”，下面就是他們两人当时的合  
影。



在歌舞社里，除了小提琴以外，  
聶耳也經常學習一些其他的乐器，这  
里，聶耳就在彈弄着吉他。

